



中國古典
名著精品

正經·反經

宋宗元 趙蕤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赵莹
封面设计:大章

ISBN 978-7-104-02583-2



9 787104 025832 >

定价:501.60元(全22册)

中国古典名著精品 ★

正经·反经



无
I206.2
S794

中国戏剧出版社

PDF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名著精品/刘泰丰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104-02583-2

I.中... II.刘... III.古典文学—作品—简介—中国
IV.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3620 号

中国古典名著精品

责任编辑:赵莹

责任出版: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100097

电话:010—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发行部)

传真:010—58930242(发行部)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河北省三河市新艺印刷厂

开本:910mm×1310mm 1/32

印张:330

字数:5300 千字

版次:200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104-02583-2

定价:501.60 元(全 22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正 经

卓鉴第一	(2)
辩奸第二	(3)
藏锋第三	(5)
远虑第四	(9)
周详第五	(12)
伟度第六	(15)
宽容第七	(16)
压邪第八	(19)
博爱第九	(24)
刑戒第十	(25)
政术十一	(27)
荐亲友十二	(29)
治本十三	(31)
粒民十四	(32)
妙判十五	(35)
师谋十六	(40)
运筹十七	(46)
钱法十八	(50)
讽谏十九	(52)
辞锐二十	(55)

善应二十一	(60)
驭人二十二	(63)
利导二十三	(66)
沉机二十四	(69)
穷变二十五	(72)
处嫌二十六	(76)
平乱二十七	(78)
息纠纷二十八	(80)
诡智二十九	(82)
奇谋三十	(83)

反 经

大体第一	(88)
任长第二	(91)
品目第三	(93)
量才第四	(97)
知人第五	(102)
察相第六	(111)
论士第七	(120)
政体第八	(127)
君德第九	(135)
臣行第十	(162)
德表十一	(185)
理乱十二	(188)
反经十三	(192)
是非十四	(197)
适变十五	(219)
正论十六	(229)
七雄略十七	(245)

三国权十八	(282)
惧戒十九	(321)
时宜二十	(359)
钓情二十一	(366)
诡信二十二	(371)
忠疑二十三	(374)
用无用二十四	(377)
恩生怨二十五	(378)
诡顺二十六	(378)
难必二十七	(384)
运命二十八	(385)
大私二十九	(392)
败功三十	(393)
昏智三十一	(394)
卑政三十二	(396)
善亡三十三	(399)
诡俗三十四	(400)
息辩三十五	(401)
量过三十六	(402)
势运三十七	(403)
傲礼三十八	(404)
定名三十九	(405)



正

經

資
知
學
網

PDG

卓鉴第一

【原文】目虽明不能见其睫，蔽于近也；登高而望远，视非加察，而猝若指掌。人之识量相万，岂不信欤？懵者暗于当事，智者烛于先机。如鉴所悬，维高莫掩矣。夫前人已事，卓尔有立，其辩妍媸、规得失、料成败，超超乎鉴无遗照者。余不敏，窃愿于此借鉴焉，爰约屈而备论之。

【译文】眼睛虽然明亮却不能看到自己的眼睫毛，这是由于距离太近的缘故；登到高处可以望远，视力并没有增加，然而看远处却好比看手掌一样清楚。人认识事物的能力和方法多种多样，怎么能不相信呢？愚蠢的人不明白眼前的事物，明智的人却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这就像明镜一旦高悬，是没有办法遮掩住它的光亮的。前人的经历中，有不少突出事件，他们辨别好坏、区分得失、预测失败，高超得像明镜般一览无余。本人并不聪慧，私下里想在此以历史故事作借鉴，选择出一些来一一加以论述。

【原文】宋范纯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

【译文】宋朝的范纯夫说：“过去，蜀公的子弟将要赶赴上任，向他乞求题字，蜀公没有应允。蜀公说：‘当官的人不能到处求人，别人知道你受人恩惠多，你就没有办法做好官了。’”

【原文】汉马援尝谓梁松窦固曰：“凡人贵当可贱，如卿等殆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译文】汉朝的马援曾经对梁松、窦固说：“普通人富贵之后还可再经受得起贫贱，可你们却不可以再过贫贱的生活，身处高位要牢牢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希望你们好好考虑我的话。”梁松后来果然因为富贵而招致灾祸，窦固也差一点不能把握住自己。

【原文】汉建武中，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吕种曰：“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帝诏捕，更相牵引，死者以千数。种亦与祸，叹曰：“马将军神人也！”

【译文】汉朝建武年间，各诸侯王都住在京城，竞相树立自己的名声，招揽游士。马援对吕种说：“朝廷和各诸侯王同时壮大，而原来的防范措施却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过多地招揽宾客，大的案件就会兴起。你们应该小心戒备。”后来果然有人告发各诸侯王的宾客作乱造反。皇帝下令逮捕，加上相互牵连告发，被处死的有上千人。吕种也因此而遭祸，他感叹地说：“马援将军实在是神人呀！”

【原文】申屠蟠生于汉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议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互相拥瞻先驱，卒有坑儒焚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碭山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惟蟠超然免于评论。

【译文】申屠蟠生于汉朝末年，游历于汝南。范滂等人诋毁朝廷的政事，从公卿以下的官员们，一个个都奉迎跟随。太学生们都争相景仰他们作风，认为文

学即将兴盛，在野的士子将要被启用。申屠蟠独自感叹说：“以前战国时代，士子们各发议论，各国的帝王，也都互相手持扫帚，清道相迎，终于引发了朝代焚书坑儒的灾祸。如今的状况与当时没什么两样。”申屠蟠因此而隐居于梁碭山中，取树建屋，自己如同佣人一样干事。过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遭遇结朋党而酿成的灾祸，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刑罚，只有申屠蟠没有参与对朝政的议论而免于灾难。

辩奸第二

【原文】太公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齐之高士也，奈何诛之？”太公曰：“失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子？”

【译文】太公被封于齐国。齐国有位名叫华士的人，不臣服于天子，也不亲近诸侯，人们称赞他为贤人。齐太公三次派人召他前来，他都不来，于是下令杀他。周公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为什么要杀他呢？”太公说：“他不臣服于天子，也不亲近诸侯，怎么还能指望他与我友好呢？既然不能指望他与我友好，他就是被抛弃的人；我召他三次都没有来，他就是一个叛逆之人。如果全国的人都效仿他，那还指望谁能成为正人君子呢？”

【原文】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疾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孰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孰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以父死而不敢归哭，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孰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宫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出涕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译文】管仲生了病，齐桓公前去看望他，说：“仲父您有病了，对我有什么教诲的话吗？”管仲说：“希望您远离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齐桓公说：“易牙烹了他的儿子来满足我的愿望，对他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管仲回答说：“从人的情感来说，谁不爱他的儿子呢？既然易牙能忍心烹煮自己的儿子，那么对您有什么不忍心的事呢？”桓公又说：“竖刁甘当太监，来宫中侍奉我怎么能怀疑他吗？”管仲说：“人情所至谁不爱惜自身呢？他能使自身忍受那不能忍受的痛苦，对您国君还能有什么爱怜呢？”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辩明人的死生，又能治疗疾病，怎么能怀疑他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死生是命中注定，生病是阴阳失调的结果，国君您不听任天命，守其本分，而只是凭着常之巫，他将会凭

着这一点而没什么作为。”齐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经十五年了，他的父亲去世了，他都不敢回去哭丧，怎么能够怀疑他吗？”管仲回答说：人情所至谁不爱他的父亲，对他的父亲能够这样忍心，对您又有什么爱可言呢？”齐桓公说：“对。”管仲死后，齐桓公把易牙等人都驱逐出官。这时齐桓公吃饭觉得无味，身体也生病了，国家的大事也混乱了。过了三年，齐桓公说：“仲父的意见不对。”于是把易牙等人又都召了回来。第二年恒公有了病，常之巫从官中出来说：“桓公将要在某一天死去。”易牙、竖刁、常之巫一块作乱，堵塞了官门，筑起了高墙，使人无法通行，使桓公连水都喝不上。卫公子启方率领四十书社的人犯上作乱，卫公听说齐国大乱，流着眼泪感慨地说：“唉，圣人的见识，真是高远深刻啊！”

【原文】唐肃宗子，建宁王愔，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愔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愔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愔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泰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愔闻之谢泌曰：“此固愔之心。”

【译文】唐肃宗的儿子建宁王愔，性情英明果断，有雄才谋略。跟从皇上从马嵬向北行，兵众人数少而且都是老弱，常常遇上寇盗。愔挑选了一些骁勇的士兵，经常护卫在皇上左右，作战时，他奋勇血战，来保卫皇上。皇上有时过了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吃上饭，愔心中不能忍受，悲痛哭泣。军中的人都拿眼睛看他。皇上想要让愔作天下兵马元帅，带着将士东征。李泌说：“建宁王确实有元帅的才干，但广平是兄长，如果建宁功成，难道要使广平成为吴泰伯一样的出逃者吗？”皇上说：“广平是皇位继承人，何必看重元帅这一官位？”李泌说：“广平还没有正位东宫，如今天下没有平定，众心所属，都在于元帅这一官位。如果建宁大功告成，陛下您虽然不想把他作为君位的继承人，一同立功的那些人，肯轻易答应吗？太宗太上皇，就是这种事例。”皇上于是就任用广平王做天下兵马元帅，诸将都归他统领。建宁王愔知道此后，很感谢李泌，并说：“这本来是愔的心愿啊！”

【原文】明少保胡世宁，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长短，若摒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当，难矣！”上是其言，不禁。

【译文】明少保胡世宁为左都御史执掌院事。当时正要对官员们进行考察，职责要求他禁绝私人拜见。他说：“我是监察官，去考察某人，如果不看其容貌，不观其举止，听其言谈，就没有办法考察出他心术的邪正，才能的大小。如果禁止接触那些官员，只按考语评定，对该批评的该表扬的，反映出的情况未必真实，要求做得十分恰当是很难的。”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便不再禁止。

【原文】曹魏时，何晏、邓飏、夏侯元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若睦，则国之休，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

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衅,妬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子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耶?”后皆如其言。

【译文】曹魏时何晏、邓颺、夏侯元都想和傅嘏交朋友,而傅嘏始终不答应。几个人便通过荀粲进行说合。他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当今的豪杰之士,对您表示虚心,但您不愿和他结交。假如你们相互结交,一切事情便能好办,你们如果不交结,那就容易让别人钻空子。他二人如果关系和睦,那便是国家的福气。这就是蔺相如对廉颇表示谦让的原因。”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向很大,劳心费神,喜好虚荣,确实是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颺,有点作为,然而性格急躁,虽然博学但却不得要领,好追求私利,内心不了解事物的关键、要领,贵同恶异,爱好多说话忌妒别人。爱好多说,带来的祸患就会多。忌妒别人,就会没有人亲近。我认为这三个人都是道德败坏的人,疏远他们,都怕遭到祸患,更不用说亲近他们呢!”后来的情况,都如傅嘏所说的那样。

【原文】宋神宗时,王安石行新法,任用新进,司马温公贻进书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齟齬可憎,后必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已而吕惠卿代安石为相,果如温公言。

【译文】宋神宗的时候,王安石推行新法,提拔任用了一些人。司马温公给他写信说:“讲忠信的人,在您掌权的时候,虽然彼此合不来,觉得可恨,今后必然会得到他的帮助。谄谀奉承的小人,如今对您确实言听计从,一旦您失势,必然会出卖您,来表现自己。”后来吕惠卿代替王安石作了宰相,情况确实如温公所说的那样。

藏锋第三

【原文】宋曹玮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代者,旦荐李及,上从之。从咸谓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才。杨忆以众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心亦轻之。会有屯驻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及方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俱惊服,不日声誉达京师。忆闻之复见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议,皆恐及不胜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议何浅也!夫以禁军戍边,白昼为盗于市,主将斩之,事之常也。旦之用及者,非为此也。夫以玮知秦州七年,边服尤人羌境之事,玮处之已尽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才能,多所变置,败坏成绩。旦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忆由是服旦之识。

【译文】宋朝时,曹玮一直在秦州担任州官,多次上书请求派人接替其职位。宋真宗问王旦谁可以替代,王旦推荐了李及,宋真宗同意了。大家都认为李及虽然为人忠厚,办事小心谨慎,但并非戍守边疆的人才。杨忆把大家的这番议论告诉了王旦,王旦也没有说什么。李及到秦州上任了,将士、官吏都对他十分轻视。这时正赶上驻守的军队中,有人白天在大街上从妇女头上拔银钗。官吏们把这人捉住并告诉了李及。这时李及正在看书。听到这事后,把这个人叫来,略加盘问。这人也供认不讳。李及没有和下面官吏打招呼,马上下命令杀头,然后又像

刚才一样看书。这件事使将士和官吏事都震惊而佩服。不几天,事情传到了京城,杨忆也听到了,去见王旦,并说:“过去你任用李及时,朝廷外面议论李及不能胜任。现在看来,李及的确有才能,人们这才相信您的知人之明了。”王旦笑着说:“朝廷外面的议论实在是浅陋,军队戍守边防,大白天在街市上作强盗,主将斩首,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我王旦任用李及不是因为这种事。曹玮治秦州七年,边境上的事情,他都处理的非常好。假使派别人去,认为自己有才能,办事多所变化,以致败坏曹玮的成绩。我任用李及的原因,在于李及的忠诚老实,能严格地按曹玮的规矩办事罢了。杨忆由此佩服王旦的见识。”

【原文】宋杜祁公有门生为县令,戒之曰:“子之才器,一县令不足施,然切当韬晦,无露圭角,毁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无益于事,徒取祸耳。”门生曰:“公生平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海某以此,何也?”公曰:“衍历仕多,历年久,上为帝王所知,次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为县令,卷舒休戚,系之长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见知,子乌得以申其志,徒取祸耳。予故以是为子勗也。”

【译文】宋杜祁公有个学生担任县令。杜祁公告诫他说:“按照你的才能,区区一个县令不足施展你的才干。但是切实应当隐匿声迹,不要自我炫耀,锋芒毕露。要委屈自己的方正,混同凡众,只求马马虎虎合于中等程度就行了,不然的话无益于事,只能招致祸患。”学生说:“您有生以来凭着自己的耿直、光明正大、忠厚老实以及讲信用来赢得天下人的敬重,现在反而用这些话来教导我,是什么原因呢?”杜祁公说:“我一生所任的官职多,年代久,上面被皇上所知,下面被朝野之人所信用,所以得以伸其志。而今你做了县令,喜乐忧虑,都掌握在上级长官手中,像二千石那样的官位对你来说也是不容易得到的。如果不被上级长官了解,你怎么能够得以伸其志?只能招来祸端。因此我把这些话作为对你的勉励。”

【原文】唐武攸绪,后族也,则天称制改号,封为平安王。嗣圣十三年,弃官隐于嵩山之阳,优游岩壑,冬居茅椒,夏居石室,太后所赐服器,皆置不用,买田使奴耕种,与民无异。

【译文】唐朝的武攸绪是武后的同族人。在武则天登上皇位改换年号之后,把他封为平安王。在嗣圣十三年,武攸绪放弃官职隐居在嵩山的南面,经常游历于山石之间。冬天住茅屋,夏天住石洞。武太后赏给他的服饰、器具都放着不用。并买下田地,让佣人耕种,他本人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分别。

【原文】宋狄青奉命征侬智高,谏官韩绛请以待从文臣为之副,时庞籍独为相,对曰:“属者王师屡败,皆由大将轻偏裨自用不能制也,青起于行伍,若以待从之臣副之,号令复不得行。青沉勇有智略,专以委任,必能办贼。”诏从之。

【译文】宋朝的狄青奉命去征讨侬智高,谏官韩绛提出让侍从文臣作他的副将。当时,只有庞籍一人担任宰相。他说:“过去,朝廷的军队屡屡打败仗,都是由于主将轻视副将,自以为是,不能有所牵制。狄青是行伍出身,如果让一侍从之臣作副将,命令还是不能执行。狄青沉着勇敢,有智慧谋略,把这件事专任与他,必然能够惩治贼人。”皇帝下了诏书,同意这样做。

【原文】明杨文定公溥执政时,其子自乡来省,至京邸,公问曰:“一路守令闻

孰贤？”其子曰：“儿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贤。”曰：“云何？”曰：“待儿苟简。”于以见之，令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识之，即荐升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再擢为贵州左布政使。或劝范当致书谢公，范曰：“宰相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谢？”竟不致一书。逮后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谢知己云。

【译文】明朝的杨文定执掌政事时，他的儿子从家乡来看他，到了京城寓所，文定公问他的儿子说：“你一路上听说哪个太守或县令好一些？”儿子回答说：“我途经江陵，那里的县令非常不好。”杨文定问：“为什么这么说呢？”儿子回答说：“他招待我特别简单。”后来杨文定见到了这一官员，他是天台的范理。杨文定便用心记住了他，提拔他为德安府知府，政事办理得非常好，再提升为贵州左布政使。有人劝范理应当写封信谢谢杨公。范理说：“宰相为朝廷招用人才，不是他个人的事，谢什么？”就这样范理连一封信也没有给杨文定写过。后来，杨文定去世了，范理去祭奠了他，痛哭了一场，谢了文定公的知遇之恩。

【原文】北史吐谷军阿柴，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柴曰：“汝曹知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

【译文】《北史·吐谷浑列传》记载，吐谷浑阿柴生了病，他有儿子二十人。一天，他把同母弟慕利延叫来说：“你取一支箭把它折断。”慕利延取了一支箭把它折断了。阿柴又说：“你取十九支箭，再把它折断。”慕利延不能把十九支箭折断。阿柴说：“你们知道吗？一支箭是很容易折断的，箭多了就不容易折断。你们只有齐心协力，那么国家才可以稳固。”

【原文】唐制尚书令史，得不宿外，夜则锁之。韩愈为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见鬼；如可见，则人不畏矣。选人不得见令史，故令史势重，任其出入则势轻。”自后乃不复禁。

【译文】唐朝的官制规定，尚书令史不能在外住宿，晚上就把他们锁起来。当时韩愈担任吏部侍郎，他说：“人们害怕鬼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不到鬼。如果人们经常看到鬼，那么他们也就不惧怕鬼了。选拔的官吏见不到尚书令史，所以令史的权势重大。如果任凭他们自由出入，那么他们的权势就会减小。”自从韩愈说了这话以后，令史的出入便不再受到限制。

【原文】元巴东僧得一青瓷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置少米，经宿米亦满；银及钱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取碗掷于江，弟子惊愕，师曰：“吾死汝辈宁能谨飭乎？弃之不使汝辈增罪也。”

【译文】元朝时，巴东有一和尚，得到一只青瓷碗，带回去后插上花供奉在佛像前。第二天碗中的花满了。他在碗中放了少许米，经过一夜的时间，碗里的米也满了。放上银子和钱，也是这样。从此院中特别富有。院主年老了，一天他把这只碗扔到江里，他的弟子都非常惊奇。师父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依靠这只碗发财的做法能够有分寸吗？我现在把它扔掉，就是为了不使你们增加罪过罢了。”

【原文】宋李太宰邦彦，起家于银工。既贵，其母尝语昔事，诸孙以为耻。母曰：“宰相家出银工则可耻，银工家出宰相，正为嘉事，何耻焉？”

【译文】宋朝的太宰李邦彦，是银工家庭出身。在他显贵以后，他的母亲常

常提起从前的事。孙儿们认为过去的事非常可耻。邦彦的母亲则说：“宰相家出银工才可耻呢，银工家里出宰相，正是好事，有什么可耻的？”

【原文】宋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美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曰：“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而又安肯死乎？”

【译文】北宋的曹武惠王已经攻占了金陵，迫使南唐后主投降，然后让他回宫准备行装，押回宋都。潘美恐怕他回宫后自杀，不能活捉到宋都，就阻止这样做。武惠王说：“我刚才接受他投降的时候，看见他临近水渠时还顾盼身边的随从，然后就有人来搀扶着他渡过了水渠。他肯定不会自杀。再说，如果有刚烈之心，在城破时早就君臣同归于尽了，必然不肯活着投降。现在已经投降了，又怎么会去自尽呢？”

【原文】吴丹阳太守李衡，数以事侵邕瑯王，其妻习氏谏之不听。及邕瑯王即位，衡忧惧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君宜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当逆见优饶，非止活也。”衡从之。吴主谄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狱其遣衡还郡。”

【译文】吴国丹阳太守李衡，多次因事冒犯琅琊王，他的妻子习氏多次劝阻他，他都不听。后来琅琊王做了国君，李衡忧愁恐惧，不知如何是好。他的妻子说：“琅琊王平常喜欢有个好名声，现在他做了国君，正是大肆宣扬自己名声于天下的时候。他不会因私人之间的恩怨而杀掉你，这一点很明显。你现在应该自动提出把自己囚禁起来，然后说明自己多次冒犯琅琊王的情况表明你甘愿接受惩罚的诚心。这样虽然以请求治罪的名义要求国君接见，结果必然会受到国君的优待，哪里还害怕被杀掉呢？”李衡听从了妻子的建议。果然，吴君宽容地说：“丹阳太守李衡，因为以前冒犯的事主动要求治罪，你们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还是应当让他回到丹阳郡仍做太守。”

【原文】明分宜严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诞。亭州刘巨塘，令宜春时入觐，随众往祝。祝后严相倦，其子世蕃令门者且阖门，刘不得出，饥甚。有严辛者，严氏纪纲仆也，导刘往闲道过其私居，留刘公饭，饭已，辛曰：“他日愿台下垂目。”刘公曰：“汝主正当隆赫，我何能为？”辛曰：“日不常午，望台下无忘今日之托。”不数年，严相败，刘公适知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公忆其昔语，为之减赃若干，始得成。

【译文】明朝分宜人宰相严嵩，在正月十八日这天过生日。亭州刘巨塘在宜春县任县令，因为拜见严嵩，就随大家一块前去拜寿。祝贺完毕，严嵩感到困倦，其子严世蕃就命令守门人关闭了相府大门。刘巨塘出不去，肚子又特别饥饿。当时有个名叫严辛的人，是严纪纲的仆人。他领着刘巨塘绕小道来到自己的住处，留刘巨塘吃饭。吃完饭，严辛说：“日后希望您多加照顾。”刘巨塘说：“您的主人正当显赫，我能做什么呢？”严辛说道：“太阳不会像在中午那样永远光亮。希望您今后不要忘记我今日的拜托。”没过几年，严嵩倒台。当时刘巨塘已是袁州知府，严辛因贪赃二万被扣押在狱中。知府刘巨塘念起他昔日的相托，定罪时就替他减去赃款若干，被处以戍守边疆的处罚。

远虑第四

【原文】为一身计者，谋止一身；为一家计者，谋止一家；为天下计者，谋及天下。若夫一日之纬画，终身用之，数世赖之，则故非袞袞小知之所及矣。《语》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诗》曰：“远猷辱告，盖以见目前之不可狃也。”

【译文】为个人打算的人，只能考虑到自身。为一家人打算就会考虑到全家。为天下人打算的那就要为天下人谋划。至于说到一日的谋划而终身要用到它，甚至几代要依赖它，那本来就不是略微有点小智谋的人所能比得上的。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诗经》上也说：“远大的谋略要时时告诫。这些都看出人不要只贪图眼前的利益。”

【原文】齐人攻鲁田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尔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人，吾岂忍见宓子哉！”

【译文】齐国人进攻鲁国的单父地区。单父的年长者谋划说：“麦子已经熟了，请让百姓出去收割，可以增加战前的粮食储备，还不会留下物资资助贼寇。”但多次请求，单父的长官宓子都没有允许。没有多久，齐国贼寇已经接近麦田，季孙发了怒，派人去责备宓子。宓子皱了一下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还可以种。假如让不耕种土地的百姓收了去，百姓就会乐于有贼寇来。单父一年收获的小麦，其得失对于鲁国来说，没有什么。假如使百姓有了侥幸获得的心理，那种祸患几代也不能停息。”季孙听了以后惭愧地说：“我要是能钻入地里，怎么可以再来见宓子呢？”

【原文】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译文】鲁国的法律规定，凡是鲁国女子在诸侯国做了人家的臣妾，谁要是能把他们赎回来，可向府中领取酬金。子贡从诸侯国赎回多人，却没有领取这种酬金。孔子说：“子贡的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圣人办事情，可以用它来移风易俗，教化的道理要让老百姓知道，不光是自己认为做得对就行了。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就是收了酬金，也不会损于自己的品行。如果不收取酬金，那么以后再也没有人去赎人了。”子路拯救了溺水的人，那个人送给他一头牛，作为拜谢他的礼物，子路收下这礼物。孔子知道这件事以后，高兴地说：“这一下鲁国拯救溺水的人，必定会多起来。”

【原文】汉班超久于西域，及召还，以戊巳校尉任尚代之。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塞外事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

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非幸也，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留数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译文】汉朝的班超出使西域的时间很久了，等到他被召回时，朝廷就让戊巳校尉任尚代替了他。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三十多年，现在我接替您的工作，任务非常繁重，但我无法想得周到，您应该有话教导我。”班超说：“塞外的官民本来就不是孝子贤孙，都是因为罪过迁移边疆的。各少数民族都是怀着鸟兽之心，难于教养又容易坏事。现在您性格严厉而又急躁，水清则无鱼，政事太明察就不会得到下边人的融合，这样做是不好的。应该放宽一些，不要太计较小的过错，要顾及大的事情。”班超离开以后，任尚对他亲信的人说：“我原以为班超有奇妙的策略，现在从他的谈话看来，也是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了不起。”任尚在西域待了几年以后，西域反叛了。反叛的原因，实际上正如班超告诫的那样。

【原文】后唐郭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贿遗，故人子弟，或以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些哉？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鉤之人，若一切拒之，能无疑骇？”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韬悉献所藏，以佐赏给。

【译文】后唐郭崇韬，一向廉洁。自从到了洛阳以后，开始收受各地赠送的贿赂。过去的朋友和自己的子弟都规劝他。崇韬听了以后说：“我身兼将相，奉禄、赏赐上万，难道就缺少人们送的这点财物吗？如今藩镇诸侯多数是后梁的旧将，都是和皇上打过仗的，如果对他们一切都拒绝，他们能不疑虑担心吗？”第二年，天子在南郊有事，郭崇韬把所收藏的东西全部献了出来，以佐助天子。

【原文】明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尚书项公忠，令都吏简故牒，刘先简得匿之，都吏简不得，复令他吏简，项诘都吏曰：“署中牒万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此计焉，一时弊政，牒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竦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

【译文】明朝英宗天顺年间，朝廷爱好宝石古玩。朝中显贵们说宣德年间，曾经派遣太监王三宝下西洋，获得许多奇珍异宝。皇帝于是命令中贵到兵部去查王三宝下西洋时水路有多远。当时刘大夏是郎官。兵部尚书项忠命令都吏从旧的文书当中寻找。其时这一本旧的文书早被刘大夏找到藏起来了。都吏找不到，又命令别的官吏去找。项忠询问都吏说：“官署中的文书有丢失的吗？”刘大夏微笑着说：“过去下西洋，耗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去的也得用这个数计算，这是那时的弊政，文书中即使存着，也应该毁掉它，以除掉弊政坏根，你还追究那文书干什么？”项忠竦然起敬拜了两次，并指着他的尚书的位置说：“您了解国家政事，这位置不久就属于您了。”

【原文】宋靖康中，都城受围，器甲元刳敝，或言太常寺有旧祭服数十间，可以藉甲。少卿刘钰，具稿以献。有老吏故脱误其稿，至于三，钰怒责之，吏曰：“非敢误也，小人窃有管见在：礼祭服敝，则焚之。今国家诚迫急，然容台之职，惟当秉礼，不如俟朝廷来索纳之，犹贤于背礼而自献也。”钰愧叹而止。